

原始閩北區方言裡的*ə

秋谷裕幸 [Hiroyuki Akitani]

愛媛大學/Ehime university

本文在Jerry Norman (1969)和孫順(2016)的基礎上，在原始閩北區方言的韻母系統裡構擬了*ə組韻母(*ə、*iə、*əu、*əŋ、*iəŋ)。

關鍵詞：閩北區方言，原始閩北區方言，音韻史，*ə

1. 問題的提出

Jerry Norman (1969)利用閩北區建陽和建甌二地方言的材料構擬了Proto Western Min。而在Jerry Norman (1981)裡，「Western Min」除了建陽和建甌二地方言以外還包括了永安方言和將樂方言。所以，Jerry Norman (1969)所構擬Proto Western Min有可能不等於原始閩北區方言。後來，在羅傑瑞(1986)裡他構擬了「原始閩北方言」的部分聲母，說明當時他所設想的譜系分類上應該有「原始閩北方言」的節點。由此，本文把Jerry Norman (1969)的Proto Western Min理解為原始閩北區方言，經由原始西部閩語追溯到原始閩語。建陽代表閩北區的西部方言，建甌則代表東部方言。所以，雖然只有兩個代表點，但Jerry Norman (1969)構擬出來的原始語完全可以作為閩北區方言音韻史的參照系統。

之後，有幾篇討論原始閩北區方言音系的文章發表，如Zev Handel (2003)或秋谷裕幸(2017)，但一直沒有人進行原始閩北區方言音系的系統性研究。儘管這種研究無疑是閩語音韻史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

直到2016年孫順先生發表了他的博士論文《原始閩北語的重新構擬及演變》，提出了很多與Jerry Norman (1969)不同的觀點。比較兩位學者的原始閩北區方言音系，我們就再一次對構擬所依據方言材料的重要性加深了認識，因為孫順(2016)裡的眾多新觀點都是以新的方言材料為基礎的。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瞭解到閩北區方言音韻史的課題所在。

受到兩位學者的啟發，本文研究一個有關原始閩北區方言韻母系統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原始閩北區方言的韻母系統中可以構擬以央元音*ə為主要元音的一組韻母，即*ə、*iə、*əu、*əŋ、*iəŋ。

本文主要用九個閩北方言的材料：峽陽、迪口、松溪、鎮前、石陂、建陽、崇安、楓溪、臨江。邵將區方言與閩北區方言關係十分密切，本文選用順昌和光澤方言作為參考點。請注意，本文構擬原始閩北區方言形式時不考慮這兩地邵將區方言的材料。「寧德」是秋谷裕幸(2018)所構擬的原始閩東區寧德方言，可以代表沿海閩語的情況。本文中調類一律在音節的右上角用代碼表示：1-陰平、2-陽平或陽平甲、9-陽平乙、3-陰上或上聲、4-陽上、5-陰去、6-陽去、7-陰入、8-陽入。如果某字無單字調或單字調不明，則只把連讀調標在「-」後。上古音根據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 (2014)，中古音根據平山久雄(1967)。不符合語音對應規律的讀音用括號括起來，並在音標後面標出「聲!、韻!、調!」，分別表示聲母、韻母、聲調(調類)不合語音對應規律。

2. 原始閩北區方言韻母系統

首先介紹Jerry Norman (1969)和孫順(2016)所構擬原始閩北區方言的韻母系統。例字儘量使用相同的字。

2.1 Jerry Norman (1969)

Jerry Norman (1969)構擬了35個韻母，包括自成音節*ŋ在內：

	*i米是死屎十七日	*u蘆糊初富角讀曝	*y書輸跪水肥出竹
*a茶加蝦答甲百麥	*ia寫車也脊隻壁	*ua瓜瓦掛畫	
*ai排鞋買蹄雞八節		*uai血	
*au刀早好飽咬教流	*iau燒笑趙條		
*e來菜狸使漆賊錫	*ie剃離接帖鐵食	*ue拖破麻海帶辣	*ye鵝蛇開快皮紙雪
*eu老掃頭厚豆留晝			
*o鎖去盒薄落桌	*io茄補簪藥借尺	*uo果	
*ui螺袋杯雷滑骨國	*iu柱樹秋手九舊		
	*iŋ鹹心針新認兵城	*uŋ放雙東工蟲夢蜂	*yŋ酸卵門村孫問
*aŋ蠶三衫甜坑病睛	*iaŋ行走平命輕姓兄	*uaŋ橫	
*aiŋ間板千硯等瓶			
	*ieŋ染鹽添錢年前	*ueŋ傘肝山盤滿算	*yeŋ団建船園飯近
*oŋ敢糖缸長形床江	*ioŋ張香上樣	*uoŋ黃	
*oiŋ銀輪雲龍塚胸			
*ŋ□不			

這個韻母系統很平衡，沒有不自然的空格，而且與現代閩北區諸方言的韻母系統較為相似，顯得很「眼熟」。

2.2 孫順 (2016)

孫順(2016)則構擬了40個韻母：

	*i米死屎十七日鯽	*u蘆糊芋初富角腹	*y書鋸蛀兩竹綠
*a茶加蝦答甲百麥	*ia寫車削摘脊壁	*ua瓜瓦掛話	
*ai排鞋買蹄雞八節		*uai拖麻海帶割血	*yai鵝蛇快紙
*au飽炒咬孝	*iau燒笑朝 <small>早飯</small> 條		
*au刀早好教流			
*e漆風踢錫	*ie弟匙接帖鐵食		*ye開皮雪月
		*uei螺袋杯雷骨國	
*eu老掃頭厚豆留晝			
*o鎖去薄落桌	*io茄補箸藥借尺	*uo果貨郭	
*ə來菜狸使賊直			
*ui跪水肥出	*iu柱樹秋手九舊		
	*in染鹽添錢年前	*un黃	*yn船願根近
*aŋ三杉店坑病晴	*iaŋ行走平命輕姓兄		
*aiŋ蠶間填釘星		*uaiŋ難肝山盤滿算	*yaiŋ鱔困關-門園
*aŋ放雙東工蟲蜂			
*aiŋ板剪千硬			
	*ien鹹心針新認兵		
		*uein銀筍春宮凶	
*eun飲 <small>米湯</small> 等層			
*oŋ敢糖缸 <small>形</small> 床江	*ioŋ張香上樣		
*eŋ雲窮濃龍			
*uiŋ酸卵盆村孫粉			

這個原始閩北區方言韻母的新系統有一些很重要的改進。比如，從Jerry Norman (1969)的*ye、*yen韻當中把*yai、*yaiŋ韻分離出來；把Jerry Norman (1969)的*y韻分成*y韻和*ui韻；把Jerry Norman (1969)的*au韻分成*au韻和*au韻。

3. 原始閩北區方言裡的單元音*ə

孫順(2016: 37–38, 69–70)根據松溪、鎮前和赤岩的表現把Jerry Norman (1969: 217)的*e分成*e和*ə。比如：

	閩北 ¹	嵐谷	建甌	鎮前	赤岩
錫	*se ³	ɕie ⁷	se ⁷	ɬe ³	se ³
色	*sə ³	ɕie ⁷	se ⁷	ɬe ³	sə ³

1. 「閩北」是指原始閩北區方言。

前者轄字和後者轄字分別稱作「錫」類字和「色」類字。²

分立兩個不同的原始韻母是正確的。問題是「色」類字的音值* ϵ 。³

這一類字的主要元音在其他閩語裡一般都讀非圓唇元音。比如，賊：廈門 $ts^h at^8$ | 仙游 $ts^h \epsilon r^8$ | 原始寧德 $*t^h \epsilon t^8$ | 順昌 $ts^h \epsilon^8$ 。原始閩語裡的音值應該也是* ϵ 之類的非圓唇元音。如果把它原始閩北區方言形式擬作圓唇元音，自原始閩語至建甌方言之間我們就要假設這樣的演變過程：非圓唇_{原始閩語} > 圓唇_{原始閩北} > 非圓唇_{建甌}。當然這種回頭演變是有可能的。不過，如果有別的方案，我們就不妨先試試看。筆者認為「色」類字的原始閩北區方言的音值也可以擬作* ϵ 。

* ϵ 韻在各地方言中的表現如下：

閩北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 ϵ	ϵ	ϵ 其他	ϵ	ϵ	e	e	ie	ie	e
		ai ^s							

在峽陽、石陂、建陽和臨江，* ϵ 的舌位前移，變成了[e ϵ]。崇安和楓溪的[ie]是[e]的進一步發展。這個演變與* ϵu 韻的演變基本上平行。參看下文4.1節。迪口方言裡發生了以調類為條件的分化，逢*8調時讀作[ai]，其餘則讀[ϵ]。從「錫」類字(* ϵ)的語音對應來看，逢*7調時「北、德」等字[ϵ]韻的讀音應該是來自建甌城關方言等外方言的讀音。參看秋谷裕幸(2008: 68)、吳瑞文(2015: 503)。以下舉出三個「錫」類字：

閉

峽陽(pue⁴韻!) | 迪口pe⁵-氣 | 松溪—— | 鎮前pe⁵-氣 | 石陂pe⁵-氣 | 建陽—— | 崇安pie⁵
悶; 搢 | 楓溪pie⁵-氣 | 臨江pe⁵-人; 慙氣 | 閩北*pe⁵; 順昌pe⁵-氣 | 光澤pi⁵-氣; 寧德*pie⁵; 上古* $p^i[t]-s$ | 中古pei去^o

[說明] 峽陽的[pue⁴]來自早期的* pi^5 。音變過程是：* pi^5 > * $p\epsilon i^5$ > * poi^5 > * poe^5 > pue⁴。

密

峽陽me¹ | 迪口mai⁸ | 松溪mie⁸ | 鎮前me⁵ | 石陂me² | 建陽me⁸ | 崇安mie⁸ | 楓溪mie⁸ | 臨江me⁴ | 閩北*me⁸; 順昌me⁸ | 光澤me⁶; 寧德*met⁸; 上古* $mri[t]$ | 中古miēt^o

漆

峽陽ts^hε⁷ | 迪口ts^hai⁷ | 松溪t^hie⁷ | 鎮前ts^he³ | 石陂ts^he⁷ | 建陽t^he⁷ | 崇安t^hie⁷ | 楓溪t^hie⁷ | 臨江ts^he⁷ | 閩北*ts^he⁷; 順昌ts^he² | 光澤t^hi⁷; 寧德*t^hik⁷; 上古*[ts^h]i[t] | 中古ts^hiēt^o

可見，迪口方言中[ai ϵ]的分化是以*7、*8調和其他調類之間的區分為條件的。

2. 對與中古音之間的對應關係而言，兩類字既有舒聲韻也有入聲韻。

3. 吳瑞文(2015: 505–506)把「色」類字在共同閩北方言裡的讀音擬作了* aik 。這一原始形式要和「八、節、瞎」等字的原始形式衝突。

在松溪和鎮前，本文認為都發生了*ə>œ。

在閩東區方言北片的一部分方言中，梗攝二等的文讀音以[œ]為主要元音。比如，壽寧：生_活scœŋ¹ | 行_賄xœŋ²；拆ts^hœʔ⁷。借源方言當為官話方言。官話方言裡這些字一般以[ə]為主要元音。壽寧方言音系裡構成音位對立的元音有[i y ε œ a ɔ u]，不存在[ə]。壽寧方言沒用[ε a ɔ]而用[œ]來代替了官話方言裡的[ə]，說明就聽覺而言[ə]和[œ]有所相近。這可以視為*ə>œ的旁證之一。類似的語音演變也發生在粵語廣州方言當中。比如「信」*syəN⁵>səN⁵⁴(Tsuji Nobuhisa 1980: 233)。

除此以外可能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跡象。鎮前方言和赤岩方言裡發生了*i>y，在松溪方言裡則發生了以*x聲母為條件的*i>*y>œy。這種語音演變與*ə>œ平行，都是央元音的前移並圓唇化，很可能是同時發生的。舉一例：

嬉_{玩兒}

峽陽xi¹ | 迪口hi¹ | 松溪hœy¹ | 鎮前hy¹ | 石陂xi¹ | 建陽xi¹ | 崇安xi¹ | 楓溪xi¹ | 臨江hi¹ | 閩北*xɿ¹ | 順昌hi¹ | 光澤——；寧德——；上古—— | 中古hɿ_平。

赤岩方言發生了*ə>ə，而這個方言中也發生了*i>y。例如「嬉_{玩兒}」讀作[cy¹]。

假設*ə>œ、ə的語音演變有利於對松溪、鎮前以及赤岩三個方言音韻史的系統性理解。

以下舉出和*ə韻的部分例子：

北

峽陽pe⁷ | 迪口(pe⁷_{韻!}) | 松溪pœ⁷ | 鎮前pœ³ | 石陂pe⁷ | 建陽pe⁷ | 崇安pie⁷ | 楓溪bie⁷ | 臨江be⁷ | 閩北*pə⁷；順昌pe² | 光澤pe⁷；寧德*pœk⁷；上古*p^hək | 中古pək。

墨

峽陽mɛ¹ | 迪口mai⁸ | 松溪mœ⁸ | 鎮前mœ⁵ | 石陂me² | 建陽me⁸ | 崇安mie⁸ | 楓溪mie⁸ | 臨江me⁴ | 閩北*mə⁸；順昌mɛ⁸ | 光澤mɛ⁶；寧德*mœk⁸；上古*C.m^hək | 中古mək。

德

峽陽te⁷ | 迪口(te⁷_{韻!}) | 松溪tœ⁷ | 鎮前tœ³ | 石陂te⁷ | 建陽te⁷ | 崇安tie⁷ | 楓溪die⁷ | 臨江de⁷ | 閩北*tə⁷；順昌te¹ | 光澤te⁷；寧德——；上古*t^hək | 中古tək。

□ 水果等成熟

峽陽—— | 迪口(te⁷_{韻!}) | 松溪—— | 鎮前tœ³ | 石陂te⁷ | 建陽te⁷ | 崇安tie⁷ | 楓溪die⁷ | 臨江de⁷ | 閩北*tə⁷；順昌—— | 光澤te⁷；寧德——；上古—— | 中古——。

4. *y代表了介音*i。

直

峽陽te¹ | 迪口tai⁴ | 松溪tœ⁶ | 鎮前tœ⁶ | 石陂te¹ | 建陽te⁸ | 崇安tie⁸ | 楓溪hie⁸ | 臨江t^he⁴ | 閩北*tə⁸; 順昌t^hε⁸ | 光澤hy⁶; 寧德*tit⁸; 上古*N-t<r>ək | 中古ɟiək°

[說明] 楓溪的[hie⁸]來自早期的*t^hie⁸。楓溪和臨江方言中，原始閩北區方言的塞音、塞擦音逢8調時不管清濁都變成送氣清塞音、塞擦音。關於這個演變，請參看秋谷裕幸(2014)。

苔青苔

峽陽(t^hue²_{□saŋ¹~韻!}) | 迪口t^hε²_{綠~} | 松溪t^hœ²_{綠~} | 鎮前(li²_{青~聲!韻!}) | 石陂(t^hai⁵_{青~韻!}) | 建陽t^he²_{青~} | 崇安(hai²_{青~韻!}) | 楓溪(ha⁵_{青~韻!}) | 臨江(dæ²_{青~聲!韻!調!}) | 閩北*t^hə²; 順昌ts^he⁵_{青~} | 光澤hai²_{青~}; 寧德*t^hi²_{青~}; 上古—— | 中古d^hli平°

[說明] 峽陽的[t^hue²]是早期形式*t^hi²的進一步發展，顯然是來自閩東區方言的借詞。音變過程參看上文「閉」字的說明。另外，也許我們可以根據石陂、崇安和楓溪的讀音構擬另外一個原始閩北區形式*t^hai²。

來

峽陽le² | 迪口le² | 松溪lœ² | 鎮前lœ² | 石陂le⁵ | 建陽le² | 崇安lie² | 楓溪lie² | 臨江(li²_{韻!}) | 閩北*la²; 順昌li² | 光澤li²; 寧德*li²; 上古*mə.rək | 中古l^hli平°

[說明] 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引進的。例如：浦城仙陽li²。其他吳語：慶元(處衢片)lie²。

栽動詞

峽陽tse¹ | 迪口tse¹ | 松溪tsœ¹ | 鎮前tsœ¹ | 石陂tse¹ | 建陽tse¹ | 崇安tciē¹ | 楓溪tciē¹ | 臨江(tsae¹_{韻!}) | 閩北*tsə¹; 順昌tse¹ | 光澤tse¹; 寧德*ʈjai¹; 上古*[ts]ʔ | 中古ts^hli平°

□塞住

峽陽tse¹_{堵塞} | 迪口(tse⁸_{韻!調!}) | 松溪tsœ⁸ | 鎮前tsœ⁵ | 石陂se¹ | 建陽—— | 崇安cie⁸ | 楓溪cie⁸ | 臨江(se³_{調!}) | 閩北*dzə⁸~*sə⁸; 順昌se⁸ | 光澤se⁷; 寧德——; 上古—— | 中古——。

[說明] 峽陽、迪口、松溪和鎮前的讀音與*dzə⁸對應，石陂、崇安和楓溪的讀音則與*sə⁸對應。石陂「塞子」說「□子」[dze²te⁰]。前字與*dzə⁸對應。

菜

峽陽ts^hε⁴ | 迪口ts^hε⁵ | 松溪ts^hœ⁵ | 鎮前ts^hœ⁵ | 石陂ts^hε⁵ | 建陽t^he⁵ | 崇安tç^hie⁵ | 楓溪tç^hie⁵ | 臨江(ts^hae⁵_{韻!}) | 閩北*ts^hə⁵; 順昌ts^hε⁵ | 光澤t^hε⁵; 寧德*ʈ^hai⁵; 上古*s.rʔz-s | 中古ts^hli去°

賊

峽陽ts^hε¹ | 迪口ts^hai⁴ | 松溪ts^hœ⁶ | 鎮前ts^hœ⁶ | 石陂ts^hε¹ | 建陽t^he⁸ | 崇安tç^hie⁸ | 楓溪tç^hie⁸ | 臨江ts^hε⁴ | 閩北*ts^hə⁸; 順昌ts^hε⁸ | 光澤t^hε⁷; 寧德*ʈ^het⁸; 上古*k.dzək | 中古dzək°

狸野貓

峽陽se²貓~ | 迪口tɛ²貓□tsi⁷~ | 松溪sœ²貓~ | 鎮前tœ²貓~ | 石陂se⁵貓~ | 建陽se²貓~ | 崇安cie²貓~ | 楓溪cie⁵狐狸⁵ | 臨江—— | 閩北*sə²; 順昌jɛ⁵貓~ | 光澤——; 寧德——; 上古*p.rə | 中古liǎi平°

使用

峽陽se² | 迪口tɛ³ | 松溪sœ³ | 鎮前tœ³ | 石陂se³ | 建陽se³ | 崇安cie³ | 楓溪cie³ | 臨江se³ | 閩北*sə³; 順昌jɛ³ | 光澤sɐ³; 寧德*θai³; 上古*s-rəʔ | 中古ʃiǎi上°

澀

峽陽se⁷ | 迪口(tɛ⁷韻!) | 松溪sœ⁷ | 鎮前——⁶ | 石陂se⁷ | 建陽—— | 崇安cie⁷ | 楓溪cie⁷ | 臨江se⁷ | 閩北*sə⁷; 順昌jɛ² | 光澤sem⁷; 寧德*θɛp⁷; 上古—— | 中古ʃiǎp°

色顏~

峽陽se⁷ | 迪口(tɛ⁷韻!) | 松溪sœ⁷ | 鎮前tœ³ | 石陂se⁷ | 建陽se⁷ | 崇安cie⁷ | 楓溪cie⁷ | 臨江se⁷ | 閩北*sə⁷; 順昌jɛ² | 光澤sɐ⁷; 寧德*θɛk⁷; 上古*s.rək | 中古ʃiǎk°

笠斗笠

峽陽se¹簪~ | 迪口(tɛ⁴□b⁸~, 韻! 調!) | 松溪sœ⁶□lo⁹~ | 鎮前tœ⁶單說 | 石陂se¹簪~ | 建陽se⁸簪~ | 崇安cie⁸簪~ | 楓溪cie⁸簪~ | 臨江se⁴□lo⁴~ | 閩北*sə⁸; 順昌jɛ⁸-子 | 光澤sem⁷-□hɛ⁻¹; 寧德*lit⁸-斗; 上古*k.rəp | 中古liǎp°

斨植物的刺

峽陽se¹杉~: 杉樹的葉子 | 迪口tai⁴ | 松溪sœ⁶ | 鎮前tœ⁶杉~: 杉樹的葉子 | 石陂se¹ | 建陽se⁸ | 崇安cie⁸ | 楓溪cie⁸ | 臨江se⁴ | 閩北*sə⁸; 順昌jɛ⁸ | 光澤sɐ⁷; 寧德——; 上古—— | 中古liǎk°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80–281)°

力勤快

峽陽se¹□xain²~ | 迪口tai⁴ | 松溪sœ⁶ | 鎮前(li⁵使~, 聲! 韻! 調!) | 石陂se¹-□ts'ai⁷ | 建陽——⁷ | 崇安——⁸ | 楓溪cie⁸無~: 不如人家 | 臨江le⁴使~, 聲! | 閩北*sə⁸; 順昌jɛ⁸□hɛ³~ | 光澤sɐ⁰勤~; 寧德——; 上古*k.rək | 中古liǎk°

□翅膀

峽陽k^hɛ⁷ | 迪口—— | 松溪k^hœ⁷ | 鎮前—— | 石陂k^hɛ⁷ | 建陽k^hɛ⁷ | 崇安k^hie⁷ | 楓溪k^hie⁷ | 臨江k^hɛ⁷ | 閩北*k^hə⁷; 順昌k^hɛ² | 光澤k^hie⁷; 寧德——; 上古—— | 中古——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75–276)°

5. 「野貓」說「野貓」[hia⁶ma⁷]°
6. 鎮前說「麻人」[ma²nein²]°
7. 建陽說「□」[t^hai⁷]°
8. 崇安說「□」[t^hai⁷]°

正如孫順(2016: 70)所指出，原始閩北區方言的單元音*ə(即孫順2016的*ə)與上古音的*ə很好地對應。能夠構擬上古音的字當中，一個例外都沒有。相應的中古音則出現*ə、*ə̃、*ʌ、*ə̃，不如與上古音之間的對應關係整齊。原始閩北區方言與上古音之間這個語音對應值得我們注意，可視為考察原始閩北區方言音系性質的重要跡象之一。與此同時它也能作為原始閩北區方言*ə構擬的旁證。

4. 原始閩北區方言裡以*ə為韻腹的韻母

原始閩北區方言既然具有單元音的*ə韻，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嘗試構擬以*ə為韻腹的其他韻母。

4.1 *əu韻

Jerry Norman (1969: 222–223)和孫順(2016: 40–41)都給「老、掃、頭、厚、豆、留、晝」等字構擬了*eu韻。這一類字下文簡稱「頭」類字。本文則建議把*eu改成*əu。

「頭」類字在各地方言中的反映如下：

閩北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əu	ɛu	eu	a	eu	əu	eu	iɛu	ixu	eu

如果韻母系統裡不存在ə，*eu是唯一的選擇。現在我們構擬了單元音*ə，所以給這一語音對應也可以擬作*əu。本文沒有選擇*eu而構擬*əu的理由是：

1. 峽陽的[ɛu]和石陂的[əu]都具有央元音韻腹。
2. Jerry Norman (1981: 43)給「頭」類字構擬了原始閩語*əu。如果把「頭」類字的原始閩北區方言擬作*eu，我們就要假設這種回頭演變過程： $*əu_{\text{原始閩語}} > *eu_{\text{原始閩北}} > *əu_{\text{石陂}}$ 。⁹
3. 「頭」類字往往與*u交替。跟*eu~*u的交替相比，*əu~*u顯得更自然一點，因為[ə]和[u]之間的舌位過渡距離更近。

迪口和建陽方言中，*əu發生了與*ə大致上平行的語音演變，即舌位元的前化。臨江的[eu]則為[eu]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建甌城關方言[e]的前身。在鎮前方言中，*əu和*ə的演變方向不一致。比如：

	閩北	迪口	鎮前	建陽	臨江	建甌
使用	*sə ³	ɬɛ ³	ɬœ ³	se ³	se ³	sɛ ³
瘦	*səu ⁵	ɬeu ⁵	ɬeu ⁵	seu ⁵	seu ⁵	se ⁵

9. 當然我們需要進行原始閩語和原始閩北區方言的全面比較。

崇安的[iɛu]和楓溪的[iɻu]的前身大概不是[əu]而是[eu]。因為[əu]裡的[ə]難以增生出[i]。這兩個方言中*ə、*e二韻和*əu韻的演變基本上平行。例如：

	閩北		楓溪	崇安					
使用	*sə ³	>	*se ³	>	*cie ³	>	cie ³	>	cie ³
錫	*se ⁷			>	*cie ⁷	>	cie ⁷	>	cie ⁷
瘦	*səu ⁵	>	*seu ⁵	>	*cieu ⁵	>	ciɻu ⁵	>	ciɛu ⁶ 訓!

*ieu>iɻu的演變應該是*u的後舌特徵所致。

筆者所調查的松溪方言把「頭」類字一律讀作[a]。《松溪縣誌·方言志》所記的松溪方言則一律讀作[ai]韻。例如：

	頭	樓	糟	瘦	鉤	猴
本文	t ^h a ²	la ²	tsa ¹	sa ⁵	ka ¹	ka ⁹
縣誌	t ^h ai ²	lai ²	tsai ¹	sai ⁵	kai ¹	kai ⁹

代表早期讀音的當為[ai]。《縣誌》還能區分[an ain]兩韻，筆者所記的松溪方言則都讀[an]。例如：

	南	瓢	□ _田 ¹⁰	床
本文	nan ²	naŋ ²	ts ^h an ²	ts ^h an ²
縣誌	nain ²	naŋ ²	ts ^h ain ²	ts ^h an ²

可見，筆者所記的松溪方言曾發生了*ain>an。*ai>a顯然是與此同時發生的平行語音演變。我們可以推測*əu先變成了*ɛy。這個演變與松溪方言中單元音*ə>ɛ的演變大致上平行。《縣誌》的[ai]韻可以理解是*ɛy消失了圓唇特徵的讀音。總之，*əu韻及其相關韻母在松溪方言裡的演變過程是：

	閩北		縣誌	松溪			
來	*lə ²	>	*lɛ ²	>	lɛ ²	>	lɛ ²
樓	*ləu ²	>	*lɛy ²	>	lai ²	>	la ²
□ _田	*ts ^h ain ²	>	*ts ^h ain ²	>	ts ^h ain ²	>	ts ^h an ²
井	*tsan ³	>	*tsan ³	>	tsan ³	>	tsan ³

邵將區順昌方言裡也發生了*əu>*ɛy>ai的韻母演變。比如「樓」讀作[lai²]。以下舉出*əu韻的部分例子。

畝

峽陽meu² | 迪口meu³ | 松溪ma³ | 鎮前meu³ | 石陂məu³ | 建陽—— | 崇安mieu³ | 楓溪miɻu³ | 臨江(miao³韻!) | 閩北*məu³; 順昌mai³ | 光澤meu³; 寧德——; 上古*məʔ | 中古məu^上。

10. 這個字通常寫成「滕」。不過，從古今對應的角度來看，它的聲母與從母對應，與「滕」的船母不對應。Jerry Norman (1996: 31)曾指出本字可能是「層」。

[說明] 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引進的。例如：仙陽miao⁴。其他吳語：慶元 moŋ⁴。

斗容量單位

峽陽teu² | 迪口teu³ | 松溪ta³ | 鎮前teu³ | 石陂təu³ | 建陽teu³ | 崇安tieu³ | 楓溪tixu³ | 臨江teu³ | 閩北*təu³; 順昌tai³ | 光澤təu³; 寧德*tau³; 上古*t'oʔ | 中古təu^上。

豆

峽陽teu⁶ | 迪口teu⁷ | 松溪ta⁶ | 鎮前teu⁶ | 石陂təu⁶ | 建陽teu⁶ | 崇安tieu⁶ | 楓溪tixu⁵ | 臨江teu⁵ | 閩北*təu⁶; 順昌t'ai⁶ | 光澤həu⁶; 寧德*tau⁶; 上古*[N.t]ʔo-s | 中古dəu^去。

偷

峽陽t'eu¹ | 迪口t'eu¹ | 松溪t'a¹ | 鎮前t'eu¹ | 石陂t'əu¹ | 建陽heu¹ | 崇安hiəu¹ | 楓溪hixu¹ | 臨江t'eu¹ | 閩北*t'əu¹; 順昌t'ai¹ | 光澤heu¹; 寧德*t'au¹; 上古*t'ɔ | 中古t'əu^平。

頭腦袋

峽陽t'eu² | 迪口t'eu² | 松溪t'a² | 鎮前t'eu² | 石陂t'əu⁵ | 建陽heu² | 崇安hiəu² | 楓溪hixu⁵ | 臨江t'eu⁵ | 閩北*t'əu²; 順昌t'ai⁵ | 光澤həu⁷; 寧德*t'au²; 上古*[m-t]ʔo | 中古dəu^平。

敲解開

峽陽—— | 迪口t'eu³從線團中拉出一條線 | 松溪—— | 鎮前t'eu³ | 石陂t'əu³ | 建陽—— | 崇安—— | 楓溪—— | 臨江t'eu³ | 閩北*t'əu³; 順昌t'ai³~氣:呼吸 | 光澤həu³~氣:呼吸; 寧德*t'au³; 上古—— | 中古t'əu^上。

用藥物毒殺

峽陽t'eu⁶ | 迪口t'eu⁷ | 松溪t'a⁶ | 鎮前t'eu⁶ | 石陂t'əu⁶ | 建陽heu⁶ | 崇安hiəu⁶ | 楓溪(dixu⁶聲!調!) | 臨江(teu⁶聲!調!) | 閩北*t'əu⁶; 順昌t'ai⁶ | 光澤həu⁵; 寧德*t'au⁵; 上古—— | 中古——。

參看秋谷裕幸 (2008: 258)。

[說明] 楓溪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仙陽tiao⁶。其他吳語：慶元tɿ⁶。

墩

峽陽—— | 迪口neu⁸樹~: 樹的根部¹¹ | 松溪—— | 鎮前—— | 石陂nəu⁵樹~: 樹的根部 | 建陽—— | 崇安—— | 楓溪nixu³樹~ | 臨江neu⁴樹~ | 閩北*nəu⁴; 順昌—— | 光澤——; 寧德——; 上古—— | 中古——。

11. 發音人認為這是從外地引進來的說法。

樓

峽陽ləu² | 迪口ləu² | 松溪la² | 鎮前ləu² | 石陂ləu⁵ | 建陽ləu² | 崇安liəu² | 楓溪liɿu² | 臨江ləu² | 閩北*ləu²; 順昌lai² | 光澤ləu²; 寧德*lau²; 上古—— | 中古ləu平。

糟

峽陽tsəu¹ | 迪口tseu¹ | 松溪tsa¹ | 鎮前tseu¹ | 石陂tsəu¹ | 建陽—— | 崇安tɕieu¹ | 楓溪tɕiɿu¹ | 臨江tseu¹ | 閩北*tsəu¹; 順昌tsai¹ | 光澤tseu¹; 寧德*ɕiau¹; 上古*[ts]ʰu | 中古tsau平。

□ 均勻

峽陽tsəu² | 迪口tseu² | 松溪—— | 鎮前tseu² | 石陂tsəu⁵ | 建陽—— | 崇安—— | 楓溪dzɿu² | 臨江dzeu² | 閩北*tsəu²; 順昌—— | 光澤——; 寧德*θeu²; 上古—— | 中古——。

鳥

峽陽—— | 迪口tseu^{3-子} | 松溪tsa^{3-子} | 鎮前tseu³ | 石陂—— | 建陽—— | 崇安—— | 楓溪(tiau^{3-子, 聲! 韻!}) | 臨江(tiao^{3-子, 聲! 韻!}) | 閩北*tsəu³; 順昌tsai^{5-子} | 光澤tiau^{7-子}; 寧德*ɕiau³; 上古*tʰiɿwʔ | 中古teu上。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76–277)。

[說明] 在閩北區方言裡，來自*tsəu³的形式只分佈在靠近閩東區的方言。所以有可能來自閩東區方言的借詞。順昌也用與*tsəu³同一個來源的字，大概是古詞語的保存。楓溪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仙陽liao^{3-子}。其他吳語：慶元ʔdiə³³小稱音。光澤的讀音則來自贛語。

蚤跳蚤

峽陽tsəu²狗~ | 迪口tseu³狗~ | 松溪tsa³單說 | 鎮前tseu³雞~ | 石陂tsəu³狗~ | 建陽tseu³狗~ | 崇安tɕieu³單說 | 楓溪(tsa³狗~, 聲! 韻!) | 臨江(tsa³狗~, 韻!) | 閩北*tsəu³; 順昌tsai³狗~ | 光澤tseu³跳~; 寧德*ɕiau³; 上古*tsʰuʔ | 中古tsau上。

[說明] 楓溪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仙陽tsa³跳~。其他吳語：慶元tsv³單說。

灶

峽陽tseu⁴ | 迪口——¹² | 松溪——¹³ | 鎮前—— | 石陂tsəu⁵鼎~ | 建陽tseu⁵ | 崇安tɕieu⁵ | 楓溪tɕiɿu⁵鼎~ | 臨江(tsa⁵鼎~, 韻!) | 閩北*tsəu⁵; 順昌tsai⁵ | 光澤tsu⁵; 寧德*ɕiau⁵; 上古*[ts]ʰuk-s | 中古tsau去。

[說明] 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仙陽tsa⁵-頭。其他吳語：慶元tsv⁵□m⁵4~。

12. 迪口「鍋」和「竈」都說「鼎」[tia³]。

13. 松溪說「鼎床」[tian³tsʰaŋ²]。

□巢、窩

峽陽ts^heu² | 迪口ts^heu³ | 松溪ts^ha³ | 鎮前ts^heu³ | 石陂ts^həu³ | 建陽t^heu³ | 崇安tɕ^hiəu³
| 楓溪tɕ^hiɿu³ | 臨江ts^heu³ | 閩北*ts^həu³; 順昌sai³ | 光澤səu³; 寧德——; 上古—— |
中古——。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72–273)。

臭

峽陽ts^heu⁴ | 迪口ts^heu⁵ | 松溪ts^ha⁵ | 鎮前ts^heu⁵ | 石陂ts^həu⁵ | 建陽t^heu⁵ | 崇安tɕ^hiəu⁵
| 楓溪tɕ^hiɿu⁵ | 臨江ts^heu⁵ | 閩北*ts^həu⁵; 順昌tʃ^hu⁵ | 光澤tʃ^hiəu⁵; 寧德*tʃ^hau⁵; 上古
*t-q^hu(?) -s | 中古tɕ^hiəu去。

留

峽陽seu² | 迪口(liu⁹聲! 韻! 調!) | 松溪sa² | 鎮前(liu⁹聲! 韻! 調!) | 石陂(liu⁵聲! 韻!) | 建陽seu²
| 崇安ciəu² | 楓溪ciɿu⁵ | 臨江(liu²聲! 韻! 調!) | 閩北*səu²; 順昌liəu² | 光澤seu⁷; 寧德
*lau²; 上古*C.ru | 中古liəu平。

老 形容詞

峽陽seu⁴ | 迪口ɬeu⁴ | 松溪sa⁶ | 鎮前ɬeu⁶ | 石陂səu¹ | 建陽seu⁵ | 崇安ciəu⁶ | 楓溪
(lao³聲! 韻! 調!) | 臨江(lao⁴聲! 韻!) | 閩北*səu⁴; 順昌lo⁴ | 光澤lɒu³; 寧德*lau⁶; 上古*C.
r^hu² | 中古lau上。

[說明] 楓溪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來自浦城吳語的讀音。例如：仙陽lao⁴。其他吳語：慶元lɒ⁴。

掃 動詞

峽陽seu⁴ | 迪口ɬeu⁵ | 松溪sa⁵ | 鎮前ɬeu⁵ | 石陂səu⁵ | 建陽seu⁵ | 崇安ciəu⁵ | 楓溪ciɿu⁵
| 臨江—— | 閩北*səu⁵; 順昌sai⁵ | 光澤sɒu⁵; 寧德*θau⁵; 上古—— | 中古sau去。

瘦

峽陽seu⁴_{~肉} | 迪口ɬeu⁵_{~肉} | 松溪sa⁵_{~肉} | 鎮前ɬeu⁵_{~肉} | 石陂səu⁵_{不胖, ~肉} | 建陽seu⁵_{~肉} | 崇
安(cie⁶_{~肉, 調!}) | 楓溪ciɿu⁵_{~肉} | 臨江seu⁵_{不胖, ~肉} | 閩北*səu⁵; 順昌jai⁵_{~肉} | 光澤seu⁵<sub>不
胖, ~肉</sub>; 寧德——; 上古*sru-s | 中古ɣiəu去。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86–287)。

鉤

峽陽keu¹ | 迪口keu¹ | 松溪ka¹ | 鎮前keu¹ | 石陂kəu¹ | 建陽keu¹ | 崇安kieu¹ | 楓溪
kiɿu¹ | 臨江(ku¹韻!) | 閩北*kəu¹; 順昌kai¹ | 光澤keu¹; 寧德*kau¹; 上古*[k]ʃ(r)o | 中
古kəu平。

[說明] 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仙陽ku¹。其他吳語：慶元keu¹。

□冰

峽陽—— | 迪口keu⁵_{做~, 凍冰} | 松溪ka⁵ | 鎮前keu⁵ | 石陂kəu⁵ | 建陽keu⁵~□_子 | 崇
安kieu⁵ | 楓溪kiɿu⁵ | 臨江keu⁵_{冰□_{lo}~, 凍冰} | 閩北*kəu⁵; 順昌—— | 光澤k^heu⁵_{打~, 凍冰} | 送
氣音; 寧德——; 上古—— | 中古——。

扣

峽陽——| 迪口k^heu⁵| 松溪k^ha⁵| 鎮前k^heu⁵| 石陂k^həu⁵| 建陽——| 崇安k^hieu⁵| 楓溪k^hiɿu⁵| 臨江k^heu⁵| 閩北*k^həu⁵; 順昌k^hai⁵| 光澤k^heu⁵; 寧德*k^heu⁵; 上古——| 中古k^həu去°

猴猴子

峽陽keu⁹-子| 迪口keu⁹| 松溪ka⁹-子| 鎮前keu⁹| 石陂gəu²-子| 建陽keu⁹-子| 崇安jieu⁵-子| 楓溪giɿu²-子| 臨江(gu²-孫, 韻!)| 閩北*gau²; 順昌k^hai²-子| 光澤heu²-子; 寧德*kau²; 上古*mə-g^ʰ(r)o| 中古həu平°

[說明] 臨江「猴子」說「猴孫」[gu²suī¹], 顯然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借詞。例如: 仙陽說「猴孫」[ku⁻⁴⁴suei¹]。其他吳語: 慶元k^huɿ⁻³³çyɛ¹。

厚

峽陽keu⁴| 迪口keu⁸| 松溪ka⁸| 鎮前keu⁵| 石陂gəu⁵| 建陽keu⁵| 崇安jieu⁵| 楓溪(gu⁶韻!)| 臨江(gu⁴韻!)| 閩北*gəu⁴; 順昌hai³| 光澤heu³; 寧德*kau⁶; 上古*Cə-[g]ʰ(r)oɿ| 中古həu上°

[說明] 楓溪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從浦城吳語引進的。例如: 仙陽ku⁴。其他吳語: 慶元ku⁴。

□歪

峽陽ɲeu²| 迪口ɲeu²| 松溪ɲa²| 鎮前ɲeu²| 石陂ɲeu⁵| 建陽——| 崇安(ɲau²韻!)| 楓溪(ɲaɔ²韻!)| 臨江ɲeu²樹木等不直| 閩北*ɲəu²; 順昌ɲai²-嘴; 歪嘴| 光澤ɲeu²; 寧德*ɲau²; 上古——| 中古——。

[說明] 崇安和楓溪的讀音與其他閩北區方言的讀音不對應, 卻與原始寧德方言的*ɲau²對應。

□叫

峽陽eu²| 迪口eu³公雞叫; 呻吟| 松溪a³| 鎮前eu³大聲叫| 石陂ɹəu³| 建陽eu³| 崇安ɹieu³| 楓溪ɹiɿu³| 臨江eu³| 閩北*ɹəu³; 順昌——| 光澤——; 寧德——; 上古——| 中古——。

原始閩北方言的*əu韻有時與*u韻交替。參看秋谷裕幸(2008: 67)。以下舉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音標下加單線的來自*u):

晝午飯

峽陽teu⁴| 迪口teu⁵| 松溪təu⁵| 鎮前tu⁵| 石陂təu⁵| 建陽to⁵| 崇安tu⁵| 楓溪tiɿu⁵| 臨江teu⁵| 閩北*tu⁵~*təu⁵; 順昌tu⁵| 光澤tu⁵; 寧德*tau⁵; 上古*truk-s| 中古tɨəu去°

走跑

峽陽tseu²| 迪口tseu³逃跑| 松溪tsəu³| 鎮前tsu³| 石陂tsəu³| 建陽tseu³| 崇安tciəu³| 楓溪tciɿu³| 臨江tseu³| 閩北*tsu³~*tsəu³; 順昌tsai³| 光澤tsu³; 寧德*tfau³; 上古*[ts]ʰoɿ| 中古tsəu上°

嗽咳嗽

峽陽——¹⁴ | 迪口 ɦeu^5 咳~ | 松溪 svu^5 咳~ | 鎮前 tu^5 | 石陂 səu^5 咳~ | 建陽 seu^5 咳~ | 崇安 ciəu^5 咳~ | 楓溪(ciə^5 咳~, 韻!) | 臨江——¹⁵ | 閩北 $^*su^5 \sim ^*səu^5$; 順昌 sai^5 咳~ | 光澤——¹⁶; 寧德 $^*θau^5$; 上古 $^*[s]ok-s$ | 中古 səu 去。

狗

峽陽 eu^9 | 迪口 heu^9 | 松溪 hu^9 | 鎮前 hu^9 | 石陂 fu^3 | 建陽 heu^3 | 崇安 wu^3 | 楓溪 ru^3 | 臨江 u^6 | 閩北 $^*fu^3 \sim ^*fəu^3$; 順昌 kai^3 | 光澤 kəu^3 ; 寧德——; 上古 $^*Cə.kʰroʔ$ | 中古 kəu 上。

上文所舉「鉤、猴、厚」也顯示出同樣的交替。不過，這三個字只有臨江和楓溪才具有來自 *u 的讀音。這兩個方言都位於浦城縣境內，受了浦城吳語的影響十分嚴重。所以，只有臨江和楓溪才有 *u 的表現時，本文把這種讀音視為來自浦城吳語的讀音。

4.2 *əŋ 韻

孫順(2016: 53–55, 72)根據鎮前和赤岩的表現把Jerry Norman (1969: 232)的 *ain 分成 *ain 、 *ain 和 *eun 。本文只關注前二韻和 *eun 之間的對立。此舉一例：

	閩北	嵐谷	建甌	鎮前	赤岩
釘 <small>釘子</small>	$^*tain^1$	$tain^1$	$tain^1$	$tain^1$	$tain^1$
燈	$^*teun^1$	$tain^1$	$tain^1$	$teun^1$	$təŋ^1$

下面把後類轄字稱作「燈」類字。

分立 *eun 韻是正確的。問題是音值 *eun ，因為在孫順(2016)的韻母系統裡，除了 *eun 以外不存在具有 *un 尾的陽聲韻。本文構擬了單元音韻母 *ə 。筆者認為孫順(2016)的 *eun 也可以擬作 *əŋ 。¹⁷

各地方言裡的表現如下：

閩北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əŋ	ain	ai	$aŋ$	eun	ain	$uain^b$	$uain^b$	$eiŋ$	$ē$
						ain <small>其他</small>	ain <small>其他</small>		

14. 峽陽說「□」 $[uə^6]$ 。

15. 臨江說「咳」 $[kʰe^7]$ 。

16. 光澤說「□」 $[kʰəm^3]$ 。

17. 吳瑞文(2015: 505–506)擬作了 *ain 。這一原始形式要和「間、板、千、硯、瓶、星」等字的原始形式衝突。

可以推測各地方言都經歷了*əŋ > *əuŋ。在除鎮前以外的方言中，*əuŋ進一步變成了[ain]。之後，迪口還脫落了鼻尾，松溪方言發生了*ain > aŋ。臨江é當為*ain的進一步發展。

鎮前方言則發生了*əuŋ > euŋ。這個語音演變與*oŋ > auŋ有所相似。比如：

	閩北	鎮前
燈	*təŋ ¹	teuŋ ¹
腸	*toŋ ²	tauŋ ²

以下舉出*əŋ韻的例子：

崩^{坍塌}

峽陽paiŋ⁹ | 迪口pai⁸ | 松溪paŋ⁸ | 鎮前peuŋ⁵ | 石陂baiŋ² | 建陽uaiŋ⁹ | 崇安wuaiŋ³ | 楓溪pein³ | 臨江pē⁶ | 閩北*bəŋ¹；順昌p^hɛ⁴ | 光澤pen¹；寧德*puŋ¹；上古*Cə.p^ʔəŋ | 中古pəŋ^平。

[說明] 關於原始閩北區方言的調類*1-，請參看秋谷裕幸(2017: 27)。

燈

峽陽taiŋ¹ | 迪口tai¹ | 松溪taŋ¹ | 鎮前teuŋ¹ | 石陂taiŋ¹ | 建陽taiŋ¹ | 崇安taiŋ¹ | 楓溪teiŋ¹ | 臨江tē¹ | 閩北*təŋ¹；順昌tē¹ | 光澤ten¹；寧德*təŋ¹；上古*k-t^ʔəŋ | 中古təŋ^平。

藤^蔓

峽陽taiŋ² | 迪口tai² | 松溪taŋ² | 鎮前teuŋ² | 石陂taiŋ⁵ | 建陽taiŋ² | 崇安taiŋ² | 楓溪dēiŋ² | 臨江dē² | 閩北*təŋ²；順昌t^hɛ² | 光澤hēn²；寧德*tin²；上古—— | 中古dəŋ^平。

等^{等待}

峽陽taiŋ² | 迪口tai³ | 松溪taŋ³ | 鎮前teuŋ³ | 石陂taiŋ³ | 建陽taiŋ³ | 崇安taiŋ³ | 楓溪teiŋ³ | 臨江tē³ | 閩北*təŋ³；順昌tē³ | 光澤ten³；寧德*tyŋ³；上古*t^ʔəŋ^ʔ | 中古təŋ^上。

凳

峽陽taiŋ⁴ | 迪口tai⁵ | 松溪taŋ⁵ | 鎮前teuŋ⁵ | 石陂taiŋ⁵ | 建陽taiŋ⁵ | 崇安taiŋ⁵ | 楓溪teiŋ⁵ | 臨江tē⁵ | 閩北*təŋ⁵；順昌tē⁵ | 光澤ten⁵；寧德*tin⁵；上古—— | 中古təŋ^去。

憎^{得人~:討厭、討人嫌}

峽陽—— | 迪口—— | 松溪tsaŋ⁸ | 鎮前tseuŋ⁵ | 石陂—— | 建陽—— | 崇安—— | 楓溪—— | 臨江tsē⁶ | 閩北*dzəŋ¹；順昌ts^hɛ⁴ | 光澤——；寧德——；上古*[ts]əŋ | 中古tsəŋ^平。

層

峽陽tsaiŋ⁹ | 迪口tsai⁹ | 松溪tsaŋ⁹ | 鎮前tseuŋ⁹ | 石陂dzaiŋ² | 建陽laiŋ⁹ | 崇安laiŋ⁵ | 楓溪dzēiŋ² | 臨江dzē² | 閩北*dzəŋ²；順昌ts^hɛ² | 光澤t^ʰen²；寧德*tʃeŋ²；上古*N-s-t^ʔəŋ | 中古dzəŋ^平。

□ 搨

峽陽saiŋ⁴ | 迪口tai⁵ | 松溪saŋ⁵ | 鎮前təuŋ⁵ | 石陂saiŋ⁵ | 建陽saiŋ⁵ | 崇安saiŋ⁵ | 楓溪seŋ⁵ | 臨江sē⁵ | 閩北*səŋ⁵; 順昌sē⁵ | 光澤sən⁵; 寧德——; 上古—— | 中古——。

肯

峽陽k^haiŋ² | 迪口k^hai³ | 松溪k^haŋ³ | 鎮前k^heŋ³ | 石陂k^haiŋ³ | 建陽k^haiŋ³ | 崇安k^haiŋ³ | 楓溪k^heiŋ³ | 臨江k^hē³ | 閩北*k^həŋ³; 順昌k^hē³ | 光澤k^hen³; 寧德*k^hiŋ³; 上古*k^hiəŋ[?] | 中古k^həŋ^上。

飲_{米湯}

峽陽——¹⁸ | 迪口ai³□_{pa}⁷⁻¹⁹ | 松溪aŋ³_飯 | 鎮前eŋ³ | 石陂(zeiŋ³□_{pe}^{6-韻!})²⁰ | 建陽aiŋ³ | 崇安ʔaiŋ³ | 楓溪——²¹ | 臨江(i³_飯→韻!) | 閩北*ʔəŋ³; 順昌—— | 光澤——; 寧德*am³; 上古*q(r)[u]m[?] | 中古ʔəm^上。

[說明] 石陂和臨江的讀音應該是來自浦城吳語的讀音。例如：仙陽「米湯」說「飯飲」[faē⁶iēi³]。

應_{應答}

峽陽aiŋ⁴ | 迪口ai⁵ | 松溪aŋ⁵ | 鎮前eŋ⁵ | 石陂ʔaiŋ⁵ | 建陽aiŋ⁵ | 崇安ʔaiŋ⁵ | 楓溪zeiŋ⁵ | 臨江ē⁵ | 閩北*ʔəŋ⁵; 順昌ē⁵ | 光澤en⁵; 寧德*iŋ⁵; 上古—— | 中古ʔəŋ^去。

正如孫順(2016: 55)所指出，除了「飲_{米湯}」和「應_{應答}」以外，*əŋ韻專門與中古登韻對應。而對上古音來說，*əŋ韻主要與蒸部對應。

閩北區方言中還有一條與*əŋ韻相似的語音對應：

潭

峽陽(touŋ⁹_{聲!調!}) | 迪口t^hœyŋ² | 松溪t^haŋ² | 鎮前t^heŋ² | 石陂t^haiŋ⁵ | 建陽(laŋ²_{聲!韻!}) | 崇安haiŋ² | 楓溪—— | 臨江(dā²_{聲!調!}) | 順昌t^hʔ² | 光澤həm⁷; 寧德*t^ham²; 上古*[l]i[ə]m | 中古d^ham^平。

□_{灑2~: 蓋上}

峽陽—— | 迪口lœyŋ⁹_{灑2~} | 松溪laŋ⁸_{灑2~} | 鎮前leuŋ⁹_{灑2~} | 石陂—— | 建陽—— | 崇安—— | 楓溪—— | 臨江——; 順昌—— | 光澤——; 寧德——; 上古—— | 中古——。

[說明] 迪口「灑□」[kœyŋ⁹lœyŋ⁹]、松溪「灑□」[kaŋ⁸laŋ⁸]和鎮前「灑□」[keuŋ⁹leuŋ⁹]都是「灑」的分音詞。請注意，松溪的第8調與迪口和鎮前的第9調不對應。

18. 峽陽說「飯湯」[pueiŋ⁶t^houŋ¹]。

19. 前字大概是「飯」的變體。

20. 前字大概是「飯」的變體。

21. 楓溪說「飯湯」[beŋiŋ⁶hɔŋ¹]。

𪗇¹ 蓋子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keuŋ³| 石陂——| 建陽——| 崇安koŋ³𪗇¹: 一種用來罩在菜碗上面的罩子| 楓溪keiŋ³| 臨江kē³; 順昌——| 光澤——; 寧德*kam³; 上古——| 中古kAM上°。

含 在嘴裡含

峽陽kouŋ⁹| 迪口kœyŋ⁹| 松溪kaŋ⁹| 鎮前keuŋ⁹| 石陂gəŋ²| 建陽kaiŋ⁹| 崇安haŋ⁵| 楓溪gəŋ²| 臨江gā²; 順昌həŋ²| 光澤həm²; 寧德*kam²; 上古*Cə-m-k[ə]m| 中古hAM平°。

𪗇² 蓋上

峽陽——| 迪口kœyŋ⁹~□ləyŋ⁹| 松溪kaŋ⁸~□laŋ⁸| 鎮前keuŋ⁹~□leuŋ⁹| 石陂kaiŋ³| 建陽——| 崇安kaiŋ³| 楓溪keiŋ³| 臨江kē³; 順昌——| 光澤——; 寧德——; 上古——| 中古kAM上°。

各地方的表現概括如下(與*əŋ韻不相同的表現用單線標出):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əŋ	aiŋ	ai	aŋ	euŋ	aiŋ	aiŋ	aiŋ	eiŋ	ē
潭	<u>ouŋ</u>	<u>œyŋ</u>	aŋ	euŋ	aiŋ	——	aiŋ	——	ā?
□ ^{𪗇2~}	——	<u>œyŋ</u>	aŋ	euŋ	——	——	——	——	——
含	<u>ouŋ</u>	<u>œyŋ</u>	aŋ	euŋ	<u>əŋ</u>	aiŋ	<u>aŋ</u>	<u>ɔŋ</u>	ā
𪗇 ¹ 蓋子	——	——	——	euŋ	——	——	<u>oŋ</u>	eiŋ	ē
𪗇 ² 蓋上	——	<u>œyŋ</u>	aŋ	euŋ	aiŋ	——	aiŋ	eiŋ	ē

臨江「潭」的[ā]韻也有可能來自吳語等周邊的方言。

我們主要依據峽陽的[ouŋ]和迪口的[œyŋ]把這些字從*əŋ韻的字分離出來。石陂、崇安、楓溪和臨江方言中「含」的特殊表現大概也是同一類原始韻母的反映。峽陽和迪口都不用「𪗇¹」。不過，這個字顯然是與「𪗇²」同一個來源的字，所以暫時不放在*əŋ韻裡。

這些字的來歷目前還不清楚。值得指出的是：

1. 「潭、𪗇、含」都是中古覃感韻字；
2. 「潭、含」兩個字在光澤方言裡帶有[m]尾。

這些字的特殊表現也許是早於原始閩北區方言階段中鼻尾*m的痕跡。*m的雙唇特徵也與峽陽[ouŋ]和迪口[œyŋ]的圓唇特徵相符。本文暫時把「潭、𪗇、含」三個字在早於原始閩北區方言階段的讀音擬作**t^həm²、**kəm²和**gəm²。關於「潭、含」，還參看秋谷裕幸(2008: 41)。²²

22. 一位匿名審稿專家指出也可以考慮擬作*-Vuŋ°**əm也好*-Vuŋ也好，都難以合理地列在原始閩北區方言的韻母系統當中。

4.3 *iəŋ韻

在閩北區方言裡，「蒸、甌、秤、稱用秤稱、升容量單位、蠅」六個字的語音對應較為特殊。下面把這一類稱作「蒸」類字。「蒸」類字的語音對應與*iŋ (Jerry Norman 1969: 195–197, 232)韻²³的語音對應相近，但不盡相同。本文建議把「蒸」類字的韻母擬作*iəŋ。它們的聲母都是*ts組或*tɕ組。

首先以「新」和「真」揭示*iŋ韻*ts組或*tɕ組的語音對應：

閩北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iŋ	eiŋ	eiŋ	eiŋ	eiŋ	eiŋ	ɔiŋ *ts組	ɔiŋ *ts組	Aiŋ *ts組	ĩ
						iŋ *tɕ組	iŋ *tɕ組	ieŋ *tɕ組	

建陽ɔiŋ、崇安ɔiŋ、楓溪Aiŋ都經過了*iəiŋ的階段。

以下舉兩個*iŋ的例子：

新形容詞

峽陽seŋ¹ | 迪口ɬeiŋ¹ | 松溪seiŋ¹ | 鎮前ɬeiŋ¹ | 石陂seiŋ¹ | 建陽ɔeiŋ¹ | 崇安sɔeiŋ¹ | 楓溪Aiŋ¹ | 臨江sĩ¹ | 閩北*siŋ¹ | 順昌siŋ¹ | 光澤sən¹；寧德*θin¹；上古*s.tsʰi[n] | 中古siəŋ^平。

真

峽陽tseŋ¹ | 迪口tseiŋ¹ | 松溪tseiŋ¹ | 鎮前tseiŋ¹ | 石陂tseiŋ¹ | 建陽tɕeiŋ¹ | 崇安tɕeiŋ¹ | 楓溪tɕeiŋ¹ | 臨江tsĩ¹ | 閩北*tɕeiŋ¹ | 順昌tʃiŋ¹ | 光澤tʃiŋ¹；寧德*tʃiŋ¹；上古*ti[n] | 中古tɕiəŋ^平。

下面舉出各地方言中「蒸」類字的讀音。表現與*iŋ韻不相同的讀音用音標下的單線表示。

蒸

峽陽(tseŋ¹韻!)²⁴ | 迪口——²⁵ | 松溪tɕion¹ | 鎮前tseiŋ¹ | 石陂tseiŋ¹ | 建陽tɕeiŋ¹ | 崇安tɕeiŋ¹ | 楓溪tɕeiŋ¹ | 臨江tsĩ¹ | 閩北*tɕion¹；順昌tʃiŋ¹ | 光澤tʃiŋ¹；寧德——；上古*təŋ | 中古tɕiəŋ^平。

甌

峽陽tsin⁴餛~ | 迪口tsai⁵餛~ | 松溪tɕion⁵餛~ | 鎮前tseiŋ⁵餛~ | 石陂tseiŋ⁵餛~ | 建陽tɕion⁵餛~ | 崇安tsɔin⁵餛~ | 楓溪tsAiŋ⁵餛~ | 臨江tsẽ⁵餛~ | 閩北*tsion⁵；順昌tsẽ⁵餛~ | 光澤tsən⁵餛~；寧德*-nin⁵餛~；上古*S-təŋ-s | 中古tsiəŋ^平。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54)。

23. 孫順(2016: 57–61)把Jerry Norman (1969)的*iŋ韻改成*iəŋ韻，把*iəŋ韻則改成了*iŋ韻。但*iŋ韻難以解釋迪口[ie]或建陽[iəŋ]等表現，也難以與其他閩語方言裡的表現聯繫起來。

24. 口語說「吹」[tsʰyɛ¹]。

25. 迪口說「吹」[tsʰyɛ¹]。

秤

峽陽ts^hiŋ⁴ | 迪口ts^heiŋ⁵ | 松溪ts^heiŋ⁵ | 鎮前ts^heiŋ⁵ | 石陂ts^heiŋ⁵ | 建陽—— | 崇安tɕ^hiŋ⁵ | 楓溪tɕ^hieŋ⁵ | 臨江ts^hi⁵ | 閩北*tɕ^hiəŋ⁵; 順昌t^ʰɛ⁵ | 光澤t^ʰiŋ⁵; 寧德*t^ʰiŋ⁵; 上古*mə-t^həŋ-s | 中古tɕ^hiəŋ去^o

稱用秤稱

峽陽ts^hiŋ⁴ | 迪口ts^heiŋ⁵ | 松溪ts^heiŋ⁵ | 鎮前ts^heiŋ⁵ | 石陂ts^heiŋ⁵ | 建陽tɕ^hiŋ⁵ | 崇安tɕ^hiŋ⁵ | 楓溪tɕ^hieŋ⁵ | 臨江ts^hi⁵ | 閩北*tɕ^hiəŋ⁵; 順昌t^ʰɛ⁵ | 光澤t^ʰiŋ⁵; 寧德*t^ʰiŋ⁵; 上古*t^həŋ | 中古tɕ^hiəŋ去^o

升容量單位

峽陽sin¹ | 迪口^heiŋ¹ | 松溪—— | 鎮前^heiŋ¹ | 石陂seŋ¹ | 建陽ciŋ¹ | 崇安ciŋ¹ | 楓溪cieŋ¹ | 臨江sī¹ | 閩北*ciəŋ¹; 順昌^hɛ¹ | 光澤^hiŋ¹; 寧德*t^ʰiŋ¹; 上古*s-təŋ | 中古ciəŋ平^o

[說明] 松溪城關方言「升容量單位」說「管」[kueiŋ³]。不過，鄉下涇田方言用「升」，讀作[sioŋ¹]。此處出現[iəŋ]韻。

蠅蒼蠅

峽陽sin²~ | 迪口^hai²蠅~ | 松溪ciəŋ²單說 | 鎮前——²⁶ | 石陂seŋ⁵~子 | 建陽ciəŋ²~子 | 崇安səŋ²~子 | 楓溪səŋ⁵~子 | 臨江sē⁵單說 | 閩北*səŋ²; 順昌sē⁵□sē³~ | 光澤——²⁷; 寧德*θin²; 上古*m-rəŋ | 中古jiəŋ平^o

參看秋谷裕幸(2008:254)。

六個字當中，「甌」和「蠅」的表現比較典型。這兩個字的原始聲母都是*tɕ組。各地的對應規律歸納如下：

閩北	峽陽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iəŋ	iŋ	ai ^{ts} 組	iəŋ	eiŋ	eiŋ	iəŋ	əŋ ^{ts} 組	Aiŋ ^{ts} 組	ĕ ^{ts} 組
		eiŋ ^{tc} 組				iŋ ^{tc} 組	ieŋ ^{tc} 組	ĩ ^{tc} 組	

*iəŋ能夠很合理地解釋各地的表現。²⁸

鎮前、石陂、崇安和楓溪的表現與*iŋ相同。*iəŋ > *iŋ這種語音演變很自然。在迪口和臨江方言中，*iəŋ拼*tɕ組時的表現也與*iŋ相同。

峽陽方言的[iŋ]一般與原始閩北區方言的*iəŋ韻(Jerry Norman 1969:232)對應。例如：

26. 鎮前說「□蟲」[tʰi²t^həŋ²]。

27. 光澤說「烏□」[u¹iam⁷]。

28. 吳瑞文(2015:505–506)把「蒸」類字擬作了*iəŋ。這個擬音恐怕難以解釋松溪和建陽方言的[iəŋ iəŋ]的表現。

	棉	添	扇 <small>名詞</small>	欠
閩北	*mien ²	*t ^h ien ¹	*sien ⁵	*k ^h ien ⁵
峽陽	min ²	t ^h in ¹	sin ⁴	k ^h in ⁴

可見，峽陽的[iŋ]韻所代表的實際上是*iien>*iəŋ>*ien>iŋ這種語音演變也很自然。

松溪方言裡「蒸*t_ɕ」、「甌*ts」和「蠅*s」以及松溪涇田方言裡「升*ɕ」讀作[iəŋ]韻，即發生了*iəŋ>iəŋ。「秤*t_ɕ^h」和「稱*t_ɕ^h」則讀[ein]韻。[ein]韻應該是外來讀音。建陽方言裡「蠅*s」則發生了*iəŋ>iəŋ。

拼*t_ɕ組聲母時，迪口和臨江方言裡的表現與*əŋ的表現相同。以*t_ɕ組聲母為條件*i介音的脫落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在這兩個方言中*t_ɕ組和*t_ɕ組聲母的表現一般都相同。所以這個解釋不一定很完善。

還要指出的是：

1. *iəŋ韻的轄字，即「蒸」類字都是上古蒸部（沒帶*ɿ）、中古曾攝蒸韻的字。這一古今對應關係與*əŋ韻和上古蒸部（帶*ɿ）、²⁹中古曾攝登韻的之間的對應關係平行。如：

閩北	*əŋ「燈」類字	*iəŋ「蒸」類字
上古	蒸部（帶*ɿ）	蒸部（沒帶*ɿ）
中古	登韻	蒸韻

就這個對應關係而言，閩北區方言合乎漢語音韻史的主流。「蒸」類字和「燈」類字組成以*ə為主要元音的韻類是可以理解的。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了解到*iəŋ韻為什麼只有*t_ɕ組或*t_ɕ組聲母的字。閩北區方言常用的蒸部（沒帶*ɿ）、蒸韻字除了「應應答」以外都是舌齒音聲母的字。³⁰「應應答」則不屬於*iəŋ韻，而屬於*əŋ韻。可見，*iəŋ韻只有*t_ɕ組或*t_ɕ組恐怕不是條件音變的結果。

2. 邵將區順昌方言的[e]韻與原始閩北區的*iəŋ韻很好地對應。這說明「蒸」類字確實構成一個獨立的類。

以上兩種跡象均可以視為構擬*iəŋ韻的旁證。

4.4 *iə韻

*ə韻、*əŋ韻和*iəŋ韻都有一定數量的對應例，所以這三個韻母在原始閩北區方言裡的地位應該沒有問題的。那麼，我們能否構擬*iə韻來填補*ə韻齊齒呼的空格？

29. 除「飲米湯」等少數字以外。

30. 筆者並不主張原始閩北區方言源自上古音或中古音。原始閩北區方言應該源自原始閩語。在此筆者所推測的是原始閩語的源頭語言中有可能也存在同樣的偏頗。

Jerry Norman (1969)和孫順(2016)都構擬了*ia韻和*ie韻。以下除九個閩北區方言以外，還補充建甌、浦城水北街和浦城觀前的材料。

*ia韻在各地方的表現如下：

閩北 峽陽 建甌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水北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觀前
*ia ia ia

此舉一例：

只量詞

峽陽tsia⁷ | 建甌tsia⁷ | 迪口tsia⁷ | 松溪tcia⁷ | 鎮前tcia³ | 石陂tcia⁷ | 水北街dzia⁷ | 建陽tcia⁷ | 崇安tcia⁷ | 楓溪dzia⁷ | 臨江dzia⁷ | 觀前tsia⁷ | 閩北*tsia⁷; 順昌tja² | 光澤tja⁷ ; 寧德*tfia⁷; 上古*tek | 中古tciək°

*ie韻在各地方的表現則如下：

閩北 峽陽 建甌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水北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觀前
*ie ie iē iē ie ie ie ie ie i i ie ie

舉一例：

濕

峽陽ts^hie⁷ | 建甌ts^hie⁷ | 迪口ts^hie⁷ | 松溪t^hie⁷ | 鎮前t^hie³ | 石陂t^hie⁷ | 水北街ts^hie⁷ | 建陽t^hie⁷ | 崇安t^hi⁷ | 楓溪t^hi⁷ | 臨江t^hie⁷ | 觀前ts^hie⁷ | 閩北*ts^hie⁷; 順昌t^he² | 光澤t^hiam⁷; 寧德——; 上古*[q^h]ip | 中古ciëp°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74)。

閩北區方言中至少有三個字與*ia或*ie的表現相近但不盡相同：

拭擦

峽陽—— | 建甌sie⁷ | 迪口—— | 松溪cie⁷ | 鎮前—— | 石陂—— | 水北街sie⁷ | 建陽—— | 崇安—— | 楓溪—— | 臨江—— | 觀前si⁷ | 閩北*cia⁷; 順昌je² | 光澤——; 寧德*t^hit⁷ ; 上古*lak | 中古ciäk°
參看秋谷裕幸(2008: 279)。

翼

峽陽sia¹_{魚~; 鱸} | 建甌sie⁶_{翹膀} | 迪口tia⁴_{翹膀} | 松溪cia⁶_{魚~; 鱸} | 鎮前ie⁶_{~□^hi³: 翹膀} | 石陂cia¹_{魚~; 鱸} | 水北街sia⁶_{魚~; 鱸} | 建陽cia⁸_{魚~; 鱸} | 崇安cia⁸_{魚~; 鱸} | 楓溪—— | 臨江(i⁴_{魚~; 鱸, 聲!}) | 觀前——; 順昌sia⁸_{魚~; 鱸} | 光澤——; 寧德*θip⁸_{翹膀}~*θiap⁸_{翹膀}; 上古*G^wrəp | 中古jiäk°
參看秋谷裕幸(2008: 31, 275–276)。

[說明] 臨江的讀音應該來自浦城吳語的讀音。例如：仙陽i⁷_{魚~; 鱸; ~膀: 翹膀}°

食_吃

峽陽sie¹ | 建甌ie⁸ | 迪口ie⁸ | 松溪ie⁸_{聲!} | 鎮前ie⁵ | 石陂hie² | 水北街ie⁵ | 建陽ie⁸ | 崇安ji⁸ | 楓溪hie⁸ | 臨江ci⁴ | 觀前i⁶ | 閩北*zi⁸ | 順昌je⁸ | 光澤je⁶; 寧德*tʰia⁸~*θia⁸ ; 上古*mə-lək | 中古ziək°

參看秋谷裕幸(2008: 51, 278-279)。

[說明] 松溪的規則讀音是*hie⁸。「食」是一個極其常用的動詞。聲母讀作零聲母應該是一種弱化讀音。

各地方言的表現概括如下(與*ia韻相同的表現用單線標出, 與*ie韻相同的表現用雙線標出):

	峽陽	建甌	迪口	松溪	鎮前	石陂	水北	建陽	崇安	楓溪	臨江	觀前
拭	—	<u>ie</u>	—	<u>ie</u>	—	—	<u>ie</u>	—	—	—	—	i
翼	<u>ia</u>	<u>ie</u>	<u>ia</u>	<u>ia</u>	<u>ie</u>	<u>ia</u>	<u>ia</u>	<u>ia</u>	<u>ia</u>	—	—	—
食	<u>ie</u>	<u>i</u>	ie	i	i							

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拭」和「食」的表現一致,儘管只有建甌、松溪、水北街和觀前才用「拭」。需要指出的是浦城吳語也用表示「擦」的「拭」。例如:仙陽ci⁷。所以,觀前的「拭」也有可能來自浦城吳語。浦城吳語「吃」不說「食」而用別的來源未詳的字。例如:仙陽ie⁷,與慶元方言的[ʔdiaʔ]同源。所以,臨江和觀前「食」的[i]應該是固有讀音。

能夠填補*ia韻的空格的恐怕只有「拭」和「食」兩個字。³¹不過,在沒有發現其他更有力的跡象之前,本文把「拭」和「食」的原始閩北區韻母擬作*ia。

通過*ia的構擬,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對應關係:³²

閩北	*əŋ「燈」類字	*ə「色」類字	*iaŋ「蒸」類字	*ia「拭、食」
上古	蒸部(帶*ɿ)	職部	蒸部(沒帶*ɿ)	職部(沒帶*ɿ)
中古	登韻	德韻、職韻 ³²	蒸韻	職韻

從這個對應關係來看,峽陽方言「織-布」字讀音[tsie⁷]也值得關注。因為「織」也是職部(沒帶*ɿ)、職韻的字。只是,目前尚未發現除峽陽方言以外方言的對應例。

建甌和鎮前的「翼」字韻母與*ie韻對應,其他方言裡的讀音則與*ia韻對應。這種語音對應目前難以解決。

31. *ia韻的轄字只有兩個。這種情況並不特殊。比如,原始閩東區寧德方言的*uək韻只有「國」字。參看秋谷裕幸(2018: 645-646)。

32. 只舉入聲韻。

5. 結語

本文在Jerry Norman (1969)和孫順(2016)的基礎上構擬了原始閩北區方言中*ə組韻母(*ə、*iə、*əu、*əŋ、*iəŋ)。

以下是筆者自己目前原始閩北區方言韻母系統的方案，共有44個韻母，包括自成音節*ŋ在內，本文所討論的韻母加邊框來表示：

*i治級鯉齒起箕	*i米死屎十七日鯽	*u蘆糊芋初富角腹	*y書鋸蛀兩竹綠
*a茶加蝦答甲百麥	*ia寫車削摘脊壁	*ua瓜瓦掛話	
*ai排鞋買蹄雞八節		*uai血	*yai鵝蛇快紙
		*uai拖麻海帶割	
*au飽炒咬孝	*iau燒笑朝 <small>早飯條</small>		
*au刀早好教流			
*e漆虱踢錫	*ie弟匙接帖鐵食		*ye開皮雪月
*ə來菜狸使賊直	*iə拭擦食吃		
*əu老掃頭厚豆留晝			
*o鎖去薄落桌	*io茄補箸藥借尺	*uo過動郭貨	
*oi螺袋杯雷骨國			
*ui跪水肥出			
*iu柱樹秋手九舊			
	*iŋ鹹心針新認兵	*uŋ放雙東工蟲蜂	*yŋ銀筍春雲窮濃龍
*aŋ三杉店坑病晴	*iaŋ行走平命輕姓兄	*uaŋ梗橫	
*aiŋ間板千硯瓶星		*uaiŋ難肝山盤滿算	*yaiŋ鱔团關~門園
	*ieŋ染鹽添錢年前		*yeŋ船願根近
*əŋ飲米湯等層	*iəŋ甌蒸蠅		
*oŋ敢糖缸長形床江	*ioŋ張香上樣	*uoŋ光荒黃	
*oiŋ酸卵盆村孫粉			
*ŋ□不			

*ui韻以*u為主要元音，*iu韻則以*i為主要元音。*i韻的構擬根據羅傑瑞(1988)。
 *au和*au以及*uai和*uai之間的對立今後還要繼續研究。在原始閩北區方言裡，陰入已經舒聲化，但陽入仍保持著喉塞尾*ɿ(Handel 2003: 71)。所以，「賊、直」等字韻母的實際音值是*əɿ，「食吃」字韻母的實際音值則為*iəɿ。由於*ɿ尾韻與相應的舒聲韻構成互補，所以本文把兩類作爲同一個韻母處理。

方言材料出處

廈門：北京大學(2005)；建甌：北京大學(2005)、李如龍、潘渭水(1998)。浦城石陂、建甌迪口、政和鎮前：秋谷裕幸(2008)；慶元：曹志耘等(2000)。文章中其他沒有注明出處的方言材料均來自筆者的田野調查。

謝辭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北京大學人文基金高級訪問學者項目的資助。自2016年9月6日至10月5日，筆者訪問北京大學中文系。本文的初稿作為學術交流文章，9月22日在北京大學宣讀。蒙多位專家提出意見和建議。文章寫作過程中多承沈瑞清先生的指教。兩位匿名審稿專家則提供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見。在此謹統致謝忱。

參考文獻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08. *Minbeiqu sanxianshi fangyan yanjiu*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 [Studies on Northern Min dialects: Shipi, Zhenqian, and Dikou].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14. Pucheng Linjiang fangyan gu quanzhuo rusheng du song-qiyin de laili 浦城臨江方言古全濁入聲讀送氣音的來歷 [The origin of aspirated stops and affricates which once belonged to the Middle Chinese full voiced series of entering tone in the Linjiang dialect of Pucheng country]. *Zhongwen Xueshu Qianyan* 中文學術前沿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9. 108–115.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17. Minbeiqu fangyan de yindiao zhuoshengmuzi kaocha – Jianping Bai-Sha shanggu xinxitong 閩北區方言的陰調濁聲母字考察—兼評白-沙上古新系統 [A study on the words with a upper register tone and a voiced initial in the Northern Min dialects: Referring to the new reconstructed Old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Baxter & Sagart].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56, 20–7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18. *Mindongqu Ningde fangyan yinyunshi yanjiu* 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 [A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Ningde dialect of Eastern Min].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Baxter, William & Sagart, Laurent. 2014. *Baxter-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http://ocbaxtersagart.lsa.umich.edu/BaxterSagartOCbyMandarinMC2014-09-20.pdf>.) (Accessed 2015-6-18.) (Version 1.1, 20 September 2014.)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945375.001.0001>
- Cao, Zhiyun (曹志耘)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 Ôta, Itsuku (太田齋) & Zhao, Rixin (趙日新). 2000. *Wuyu Chuqu fangyan yanjiu*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Studies on the Chuqu subgroup of Wu dialect]. Tokyo: Kohbun.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ed.). 2005. *Hanyu fangyan cihui (dierban chongpaiben)* 漢語方言詞彙 (第二版重排本) [The lexicon of Chinese dialects (2nd edition with re-arrangemen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Handel, Zev. 2003. Northern Min tone valu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ftened initial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1). 47–84.
- Hirayama, Hisao (平山久雄). 1967. Chuko Kango no on'in 中古漢語の音韻 [Middle Chinese phonology]. In Ushijima, Tokuji (牛島德次) & Kosaka, Junichi (香坂順一) & Todo, Akiyasu (藤堂明保) (eds.), *Chûgoku bunka sôsho 1: Gengo* 中國文化叢書1言語 [Chinese culture book series 1: Language], 112–166. Tokyo: Taishûkan Shoten.
- Li, Rulong (李如龍) & Pan, Weishui (潘渭水) (eds.). 1998. *Jianòu fangyan cidian* 建甌方言詞典 [Dictionary of the Fuzhou dialects].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羅傑瑞). 1986. Minbei fangyan de di san tao qing seyin he qing secayin 閩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擦塞音 [A third series of voiceless stops and affricates in northern Min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6(1). 38–41.
- Norman, Jerry (羅傑瑞). 1988. Fujian Zhenghehua de zhi (支) zhi (脂) zhi (之) san yun 福建政和話的支脂之三韻 [The cognates of zhi (支), zhi (脂) and zhi (之) rhymes in Fujian Zhenghe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8(1). 40–43.
- Norman, Jerry. 1996. Tonal Development in the Jennchyan Dialect.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2. 7–41.
- Songxi County Gazetteer Editing and Compiling Committee (松溪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1994. *Songxi xianzhi* 松溪縣誌 [Gazetteer of Songxi Country].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Sun, Shun (孫順). 2016. *Yuanshi Minbeiyu de chongxin gouni ji yanbian* 原始閩北語的重新構擬及演變 [A new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to-Northern Mi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Tsujii, Nobuhisa. 1980.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Guangxi Yue dialects*. Tokyo: Kazama Shobo.
- Wu, Ruiwen (吳瑞文). 2015. Lun Zengshe kaikouzi zai gongtong Minyu zhong de yanbian yu cengci 論曾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 [Development and strata analysis on Tseng She unrounded cognates in Proto-Min]. In Hong, Bo & Wu, Fuxiang & Sun, Chaofen (eds.), *Mei Zulin jiaoshou bazhi shouqing xueshu lunwenji* 梅祖麟教授八秩壽慶學術論文集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Zulin Mei on his 80th birthday], 483–519.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The vowel *ə in Proto Northern Min

Building on the earlier work of Jerry Norman (1969) and Sun Shun (2016), the present article reconstructs a series of Proto-Northern Min finals with main vowel *ə: *ə, *iə, *əu, *əŋ, *iəŋ.

Keywords: Northern Min dialects, Proto Northern Min, phonological history, vowel *ə

Author's address

Hiroyuki Akitani 秋谷裕幸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hime University
10-13 Dogo-Himata
Matsuyama, Ehime, 790-8577
Japan
kiyokoyaeko@gmail.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6 November 2017

Date accepted: 11 June 2018